

一處，你一盞我一盞慶賀團圓，

● 浪蕩子嘆

冬烘無事坐燈前，把文人的筆墨也動一番，欲待要嚼字咬文豈奈無有，不是過舍里含糊信口編，十三道大轍我全不懂，亦不曉平上去入之乎者也矣哉焉，胸中本來無墨水，只可以照貓畫虎的扯回大藍，只因爲相近的親朋不務正，僅可袖手一旁觀，雖然說朋友有責善之道說勤了倒惹的他們不奈煩，孔子云朋友數斯疏矣，這句古語然而然，故此纔編蕩子嘆，權當告誡與史鑑，若論起不務正的朋友也不少，俱都是後生可畏美少年，有幾位腕下書畫如玉米，有幾位胸中策論似蘇韓，有幾位語出驚人成倚馬，有幾位氣真蓋世力可拔山，有幾位借父母的好時家豪大富，有幾位承祖宗的餘蔭襲得微官，有幾位雕虫擅技登龍望利，有幾位潛心學竭力耕田，總而言之無不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我交了一個全論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一視同人無黨無偏，要照着管關夫子叫老爺那門論，恰乎咱們是姑表相連，這些人正經道路全不奔，每日與浪蕩子弟打成團，總有那點兒督責他全不理朋友規勸你也徒言，每日裏吃渴嫖賭無別務，問柳分桃吃大烟，這一日時值嚴冬霏素雪，他在家偶閉片刻如坐針氈，說我着有身不管天下事，得閑始覺日如年，猛想到何不上街尋衆

友，與他們好冒雪去清談想罷時收拾打點離家下，搖頭擺尾到街前，茶館酒市繁華場，妓樓戲館寶局烟園，這些地方全找到，是怎麼要會會個朋友却也難，無奈自得回裏走，恰好似踏雪尋梅的孟浩然，正行着雪兒更大風兒更緊，撲面沾衣似粉團，逾往前行勢更甚，也只得尋個所在且避寒，恰遇着正北閃出房一間，繩樞與甕戶破壁疏檐，這大爺來到檐下低頭立，忽聽得兩口子打架婦人的聲音像推拳，一壁里哭着一壁里嚷，說你不記得想當年，到這時狐狸皮的皮袄藍洋緞的面，青犢緞的小坎肩，金絲絨剔花的得勝褂，法藍的鈕扣庫金的邊，棗紅寧絨套褲小邊滾，絲線帶子把腿纏，荒布襪子明齊臉，不是漂白就是正藍，上海造的棉鞋犴絨面荷葉薄底大搬尖，成天家不扣二門鈕，弄一條了洋緞帶子計腰間，許多囉嗦上邊帶，扶八子六抹子刀子勺子帶了個全，么四拐歪代一頂絨耳帽，銀灰鼠耳扇庫金脣沿，蝎子尾的辮稍龍吐鬚的辮穗，大粗的辮子竟是辮聯，滿嘴竟說略雜子話，什麼叫漏八分切字語我也記不全，到處里不是混吹就是亂嘮，蒙騰乍翅呀厭千，未從要是往那去，舐腰凹肚恍步搖肩，到在人羣橫擠硬撞，就是那黃童白叟漠不相關，誰要是說個不字就用武，好像家里有一百多品那門大的官，動不動立眼橫眉開口罵，說只說擄袍挽袖辮子盤，正人一見躲着走，免不了許多外號到處傳，望好說管你叫個半拉屁，想要有叫你個整屁